

責任編輯：梁小島

歷史空間

幸福就是心裡美

王兆貴

繼電視劇《幸福來敲門》播出之後，央視一套又在黃金時段播出電視劇《幸福密碼》。近年來，以幸福為主題的影視劇頻頻映現各地熒屏。已經上演、即將上演和正在投拍的「幸福劇」，可以開出一長串。諸如《幸福時光》、《幸福攻略》、《幸福合同》、《幸福成本》、《幸福的眼淚》、《幸福的旅程》、《幸福一定強》、《幸福最晴天》、《幸福好滋味》、《幸福在哪里》、《幸福還有多遠》、《幸福你就拍拍手》、《幸福像花儿一樣》、《追着幸福跑》、《老大的幸福》、《老馬家的幸福往事》等，真正是幸福「連連看」。

這麼多「幸福」輪番上演，應該說是好事。帝王將相、豪門大院戲離我們太遠，犯不上整天為他們擔憂。潛伏諜戰片刺激、悲情苦難片催淚，看多了關心。還是幸福來得有滋味，最貼近老百姓。至於《溫柔陷阱》、《情感陰謀》以及《挑戰小三》、「婆媳鬥法」之類的劇作，在情感問題上玩弄藝術，社會怎麼能夠和諧？歐文說：人類一切努力的目的在於獲得幸福。編導看好「幸福劇」，觀眾愛看「幸福劇」，說明人們已不滿足於溫飽，更看重生活情趣，渴望心靈慰藉。今年「兩會」期間，溫家寶總理在與網友交流時回答的第一個問題，闡述的就是幸福感。

幸福是甚麼，似乎很難說清楚。但是，越是難以說清的問題，越是有價值。圖書出版有學術專著，也有通俗讀物。廣播電視有專欄節目，也有名人專訪。如，東方衛視有「幸福魔方」，江蘇衛視有「幸福劇場」，央視三套的一檔新節目叫「向幸福出發」。關於幸福的名詞術語也很多，如，幸福觀、幸福感、幸福力、幸福量、幸福值、幸福點、幸福定律、幸福公式、幸福指數、幸福渴求度、幸福滿足度等。在西方，還有幸福象徵物的傳說，如摩挲、四葉草。英國研究人員日前發表報告說，基因是幸福的關鍵。他們發現幸福在很大程度是由大腦中的一種特殊基因決定的。由於基因結構不同，人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也不相同。

所謂幸福，儘管一百個人就有一百種理

解，但歸結起來也不過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：使人心曠神怡的境遇和生活；心理慾望得到滿足時的狀態。菜市場上有一種胖嘟嘟的蘿蔔，外皮是綠的，剖開來肉卻是紅的，人們稱其為「心裡美」。依我看，幸福就是心裡美。人們心目中的幸福，即抽象也具體，既浪漫又現實，最終體現為一種愉悅的心態。亞伯拉罕·林肯認為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，他們認定自己有多幸福，就有多幸福。也可以說，只有認為自己幸福的人才能享受到幸福。

幸福就在身邊，並非遙不可及。覺得自己不幸的人，要麼是要求過高，感受不到幸福，要麼是目標至上，忽略了幸福。幸福不是終極目標，它一直在路的兩旁。我們在為事業和生計奔波時，既要品味的達到後的成就感，也要善於享受過程的幸福。就像寒冷時看看天上的太陽，疲勞時看看沿途的風景，鬱悶時看看路旁的小溪，就能感受到陽光的溫暖、花草的宜人、流水的歡暢。幸福其實很簡單，並不需要驚天動地。歐洲有個國家徵詢「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？」在眾多答案中，報社評出四種人最幸福：剛給孩子洗完澡的媽媽；目送病人出院的醫生；海灘上剛築好沙堡的孩子；寫完作品最後一個字的作家。畢淑敏認為，生命中溫暖的瞬間、美妙的時刻，那種在我們心中可以久久體味的真情，就是幸福最樸素的實質。最實際的幸福，就是知足常樂地安度日常生活。擺脫妄念和虛榮，幸福自在心中。

幸福沒有高下之分，也沒有大小之別。親親國戚與平民百姓、富商大賈與販夫走卒，名流高士與凡夫俗子，都享有幸福的權利，各有各的幸福。拾穗者看着滿滿的籃子，淘寶者看着鼓鼓的錢袋，很難說他們中哪一個更幸福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腳踏實地的普通人較之追逐名利的人更幸福。兒孫繞膝的鄉下老漢，一壺小酒慢慢品啣，幾碟小菜隨意下箸，口唇間呼出的是暢快之氣，眉宇間流淌的是舒心之光，這樣的幸福似乎更具感染力。



古今談

明月與星星

吳羊璧

忽然想起，久不見月亮了。在城市裡，高樓大廈多，如果你不是在月夜特地去找個空闊的地方向上望，還真可以一年半載沒有見到月亮，不足為奇。近來人們多談節省能源，要少用電。現在全世界人們的生活都離不開電，有人提倡定期約好同一天，全世界都停止用電一天。算起來，只要一天，所節省的能源就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。不過，那一天，人們的生活將亂成一團。那一天，最好選在月圓之夜，那麼，夜裡大家還可以去望望天上的大月亮，倒不失為找到了一種回復自然的情趣。

我小時居住過鄉間。現在的鄉間可能已有高樓，那時還沒有，只有平房，建築上還保存以往四合院的格局。夏天晚上，住在那裡的人家自然都會搬張椅子到中間的空地納涼，閒談。要是月夜，可以望月；不是

月夜，則仰頭見的是滿天星斗。明月與星斗，現在大城市裡都不容易見到了。由於燈光太強，即使在應該是滿天星斗（沒有月亮）之夜，你找個可以舉頭仰望天空的地方，望上去也見不到星星了。

明月與星斗，現在我想起來，都覺得是生活中美好的情趣，非常懷念。

我們小時，小伙伴們，常常提出一個問題：為甚麼月亮老是跟着我們走？只要是月夜，月亮在我們頭頂上，我們走了一段路，抬頭再看，月亮還是在我們頭上。再走一段路，抬頭又見月亮在那裡，於是得出一個結論，或者疑問：為甚麼月亮老是在跟我們走？這個問題充滿童真，現在也解答不了（或不去解答了），只是想想覺得有趣。

我在香港住過過多年的郊區，東面向海，有時見到月亮慢慢升起，起初會找張椅子坐在那裡傻乎乎地觀看。月亮初升時覺得很大，有一次，鄰家的狗對着那天特大特明亮的明月，叫個不休，大概很奇怪？這是

什麼東西？原來蜀犬吠日，港犬卻在吠月。至於星斗，又是另一種景象。在沒有月亮而又天氣晴朗的夜裡，天空的星星是多得叫人驚詫的，這時會覺得天那麼大，而星星又那麼多，宇宙實在太大了，太偉大了。

「北斗七星高」，望星星的時候，首先最容易找到的是北斗七星。不過那時我們欠缺天文知識，鄉間老百姓對星星又有另一種角度來談星斗。要是七夕，當然要談牛郎織女星。在平時，人們常常指指點點談「南神」。（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只有我們鄉下那點這樣談「南神」）。南神不是一顆星，是一大組星斗，構成一位似乎側坐着的人像（神像），幾乎佔了南面的大半天空。我小時望望南神，覺得很像，又是那麼巨大，覺得驚心。天上就坐着那麼一位南神啊！現在回憶，依然能體會到那時驚詫的童心。

現在，在香港，即使找到一片空曠地往上望，要看到完整的南神，恐怕很不容易了。在這樣的大城市，燈光使人看到的星星少了。

想起明月，想起星斗，想起鄉間黑黝黝的夜色，（現在的鄉間也許已有不少燈光，那時鄉間的夜裡真是黑黑的一片），覺得久久已失去了一種情趣。

甚麼東西？原來蜀犬吠日，港犬卻在吠月。至於星斗，又是另一種景象。在沒有月亮而又天氣晴朗的夜裡，天空的星星是多得叫人驚詫的，這時會覺得天那麼大，而星星又那麼多，宇宙實在太大了，太偉大了。

「北斗七星高」，望星星的時候，首先最容易找到的是北斗七星。不過那時我們欠缺天文知識，鄉間老百姓對星星又有另一種角度來談星斗。要是七夕，當然要談牛郎織女星。在平時，人們常常指指點點談「南神」。（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只有我們鄉下那點這樣談「南神」）。南神不是一顆星，是一大組星斗，構成一位似乎側坐着的人像（神像），幾乎佔了南面的大半天空。我小時望望南神，覺得很像，又是那麼巨大，覺得驚心。天上就坐着那麼一位南神啊！現在回憶，依然能體會到那時驚詫的童心。

現在，在香港，即使找到一片空曠地往上望，要看到完整的南神，恐怕很不容易了。在這樣的大城市，燈光使人看到的星星少了。

想起明月，想起星斗，想起鄉間黑黝黝的夜色，（現在的鄉間也許已有不少燈光，那時鄉間的夜裡真是黑黑的一片），覺得久久已失去了一種情趣。

現在，在香港，即使找到一片空曠地往上望，要看到完整的南神，恐怕很不容易了。在這樣的大城市，燈光使人看到的星星少了。

想起明月，想起星斗，想起鄉間黑黝黝的夜色，（現在的鄉間也許已有不少燈光，那時鄉間的夜裡真是黑黑的一片），覺得久久已失去了一種情趣。

古典瞬間

李恩柱

講真話

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曰，北宋熙寧四年（1071年）三月初三日，正是朝廷的上巳假日。因為國事紛擾，宋神宗利用假期召集兩府執政官員議事，宰相王安石、樞密使文彥博、參知政事馮京和樞密副使吳充等人參加了會議。

當談到朝廷近些年來的「更張」這個問題時，與會人員發生了激烈的爭執。老練持重的文彥博說，祖宗以來的法制挺好的，別亂改。改革意識濃烈的宋神宗問道：「三代聖王之法，固亦有弊，國家承平百年，安得不小有更張？」主張改革的王安石當然站在神宗這邊：「朝廷但求民害者去之，有何不可？萬事類墮如西晉之風，益甚亂也。」吳充傾向於文彥博，也了解神宗的所思所想，於是不時插話，想使氣氛緩和下來。然而宋神宗、王安石、文彥博仍然談鋒鏗鏘，圍繞着「祖宗之法」各抒己見。文彥博強調：「祖宗法制具有，不須更張以失人心。」宋神宗追問道：「更張法制，於士大夫誠多不悅，然於百姓何所不便？」文彥博脫口答道：「為與士大夫治天下，非與百姓治天下也。」

讀到這裡，鄙人突然生出一點兒感想：讓人講真話，其實無需求取，只要上層能夠容忍，人們自然也就講了。以文彥博為例，那是歷經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的元老，任高官幾十年，對宋朝皇帝的思維方法有深切的了解，如果動輒獲咎，他豈敢講「為與士大夫治天下，非與百姓治天下也」這樣的話語？初生牛犢，口沒遮攔，也許心直口快講真話，老成如文彥博則不可能那般輕率。

如何理解文彥博那句話，今日學界各有解釋，總之文彥博把士大夫放在百姓前面。照理，歷朝歷代都是強調老百姓利益的，宋神宗的話就是如此。可文彥博身為大臣，卻把百姓利益擱置一旁，他的話不僅與宋神宗所講的不同，政治上是沒有問題的。然而，宋神宗並沒有挑剔其中的瑕疵，而是仍舊闡述自己的觀點，臣子哪裡會不講真話？

真話屬於甚麼性質的話，理論上加以界定並不困難。真話不是真理，也不一定十分正確，它的反面是假話，而不是錯話。我們絕對不能把真話當成真理，那會使真話壓力倍增，喘不過起來，最終逃之夭夭。實質說來，真話與利益相關，真話遭到誤解、曲解、反對、打壓，也常常由於某種利益。當真話損害某種利益時，利益集團就會千方百計使這類真話銷聲匿跡。囿於自身或某集團的利益，真話極容易變形。因此，講真話需要勇氣——排除各種干擾，獨立思考，說出事實真相的勇氣；捨棄自身利益的勇氣；維護自身利益的勇氣。陳思和先生剖析巴金先生「真話」的內涵時說：作家站在人民的立場上，對歷史現象作認真的獨立的思考。陳先生接着說，只有當這種思考的結果與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，作家的真話說出了人民的心裡話時，他的真話才能具有人民性的價值。具有話語權的作家應該如此，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應如此。知識分子應是社會的良心。

不過，由於真話總是和各種利益纏繞在一起，對真話也就有了各種各樣的要求。我們最熟悉的是要求真話準確無誤，容不得一絲錯誤，把真話與真理混為一談；另一個就是試圖把真話與權益剝離開來，要求講真話的人脫離自身和集團利益，站在第三者立場講話。這些潛在的要求，聽起來都很高尚，但真話的肩膀上如果附加這樣的負擔，就極容易墮入坐而論道一途。其實，代表各方利益的真話集在一起，對比分析，才會找到合理的意見。人們對真話青睞有加，往往在於它肯「言利」——言自身之利，言他人之利。倘若把真話當成打抱不平的俠客，當做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，它生存的環境便會日漸狹小，日趨惡化。

宋代能立國三百多年而且經濟繁榮發達，是否與此有關？鄙人不懂其間奧妙，不敢亂說。不過鄙人覺得，文彥博及其他大臣敢講真話，並不完全取決於臣子本身，而與皇帝的寬容有關。當皇帝不喜歡聽真話時，哪裡會有容忍真話的社會環境，又哪裡會有樂意講真話的民眾？

開卷有益

書非讀不能買

青絲

清人袁枚認為「書非借不能讀」是天下讀書人的通病，書若非借來，沒有歸還的壓力，就不會好好地讀。這在出版業尚處於手工坊階段、民眾生活水平有限的古代，確實是至理名言。

然而，在信息傳播空前發達的今天，人們閱讀的書籍來源，已不再是依賴於傳統的抄和借，許多人得暇時到書店閒逛，看到感興趣的書，往往就是直接掏錢買了下來，閱讀過後，還可充實家中的書架，作為資料備用。

但也就此出現了一個新問題，不少人買了書以後，總覺得如果不及時看完，就會對不起所花的錢，也有愧於自己的求知慾望，結果受迫於自己的壓力，閱讀反而成爲了一種心理負擔。如果說，書的內容很適合自己的脾胃，倒也無傷大雅，把書讀完並不是甚麼難事。可是有些書，在書店裡隨便翻翻的時候，覺得挺有意思，等到潛心細讀，卻又發現滿不是那麼回事。這樣一來，內心便不免糾結，究竟是強壓着自己，即使看得再痛苦也要把書讀完，還是把書直接陳列到書架，並為此背負上愧疚感，就成爲了一個兩難的選擇。

出現這樣的情況，大多是因為購書者事前沒有明確的規劃，並不是根據現實的需要而買書，以為擴大知識面，取徑須寬，於是看這本覺得好，那本也不錯，一味地求多求廣，凡是看中的書就買，結果到頭來不

僅增加了經濟壓力，還疊加了心理上的壓力。南宋時，趙思忠對好友羅大經說，自己平生的三大願望之一，就是讀盡世間的好書。羅大經答道：「哪能如願？只恐天下之書難盡讀，如果不懂得取捨，就會陷入貪多嚼不爛的苦境。」

隋代大儒王通曰：「學者，博誦乎哉？必也貫乎道。」認為讀書並不是以數量多爲上，而是要懂得以「道」去融會貫通，由此舉一反三，進而推知相類的道理。明代筆記《清賞錄》云：「昔人云，過名山如讀異書，倦則數行，健則千里。言不論途，以洞心快目而止。」把讀書比喻爲過名山觀風景，身體疲乏時只讀幾行，精神旺盛時則一行千里。但是不管閱讀的內容有多少，乃以眼和心得滿足爲愉悅，方爲上乘境界。也就是說，閱讀的目的，是為了求得學識上的長進，或者作爲一種生活調節，從中獲得精神上的享受。如果背離了這一大方向，只是為了買書而讀書，作繭自縛，反使自己陷入困境，閱讀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。

書非讀不能買，是提倡在買書之前要有一個大致的讀書方向，對自己有價值的書，以及自己感興趣的書，要懂得區別多少和輕重，應適當地選擇閱讀。另外對書的內容也應有一定的了解，以避免盲目購書反而給自己構成讀書的壓力。

人文世相

孟祥海

魯迅教子

與魯迅有深交的柳亞子先生曾說：近世對於兒童教育最偉大的人物，我第一個推崇魯迅先生。在周海嬰身上，體現了魯迅先生早期的教育理念：理解、指導、解放。

魯迅非常理解孩子，從不把大人的觀念強加在孩子身上。早在1919年魯迅寫過《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》的文章，提出了父子之間，應以幼者爲本位，不能以長者爲核心。放孩子到寬闊的地方去，自己呢，要肩住黑暗的閘門。魯迅先生是這樣高的，也是這樣做的。

周海嬰晚年曾回憶說：「父親從不逼我學這學那，讓我自然成長。」當年他的叔叔周建人送海嬰兩套《兒童文庫》和《少年文庫》叢書，魯迅把書放到海嬰的專用書櫃裡，從不問讀了哪些，或者指定讀哪幾篇，背哪幾段，完全是「放任自流」。

魯迅愛孩子，絕不寵孩子，他是講究原則的。有一次，海嬰賴着不肯去學校，他的同學都堵在他家門口唱「周海嬰，賴學精，看見先生難爲情……」魯迅就用報紙卷假意要打他屁股。待了解了原因後，便讓海嬰的母親向教師請假，並向同學解釋：的確不是賴學，是因發氣喘病需在家休息，既解了海嬰的

無才能，可尋點小事情過活，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。這是一種博大的愛，是對孩子思想的一種徹底解放，絕不把「子承父業」的緊箍咒安在孩子頭上；絕無半點望子成龍的奢望，有的只是一位普通父親對孩子的殷殷關愛。在時下這個「望子成龍」、「望女成鳳」的年代，相比那些「絕不輸在起跑線上」的教育觀念，魯迅的教子之道，無疑是一面鏡子！

周海嬰秉承父親的教誨，一生低調行事，「靠自己的努力穿衣吃飯，既沒給父親丟臉，也沒硬去沾他老人家的光。」可見魯迅的教育思想在周海嬰身上是成功的！



魯迅和幼年的周海嬰 網絡圖片